



书趣文丛

第6辑(下)

# 再见了,白山君

梁想

关于日本人的思想,

他们的民族性格,

传统与习俗,

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等等,

都需要我们做出

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认识。

辽宁教育出版社

---

---

# 再见了,白山君



梁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了,白山君/梁想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  
(书趣文丛·第6辑·下)  
ISBN 7-5382-6061-7

I. 再… II. 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132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23千字 印张:6% 插页:2  
印数:1—3 000册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张红

版式设计:华德

---

定价:12.00元

---

● 《书趣文丛》第六辑 · 序 ●

---

《书趣文丛》这一辑，是想编入一些海外学人的佳作。这方面，原应是名作如林，大可挑选，只是我们见闻有限，经营有年，第一批只编成五种。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不少作品，或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者，或原出版人不愿转让版权，或因海内外言说处境不同而不得不割爱，如此等等。近年来，海内外虽然交通极便，贸易大盛，两者堪称史无前例，而文化交往却往往拘泥旧范，不易顺畅进行。此中原因不少，也不去多说了。

选书时，颇注意作品的意趣境界和可读性。这中间，自然还有一个老习惯在指使我们：重表达形式甚于内容观点。也就是说，喜欢文章写得意境高，文笔好，可读性强，而不大多去考虑观点如何。年来海外新秀颇多力作，倡言新说新潮，我们极为钦佩，只是写法奇特，内地暂时难有较多读者，不得不勉为割爱。或问：“重形式甚于内容”后，将置内容观点于何地？当然，“内容观点”必有一“底线”在焉。这是违背不得的，不然，我辈就没有了讨生活的本钱。但是，在这“底线”之上，宁愿多考虑表达形式。原因无他，外行（hang）与行（xing）商而已。因是学术上的外行，所以对观点十分宽容，决不强人就己，事实上，也没有不宽容的本钱；因属行商，时时处处要考虑读者的接收，无非让书的销路好一点。方今学者编丛书的日多，他们大多是积学之士，对文章观点之取舍自有确切标准”，相比之下，我辈自然只能走上藏拙一途，在形式上多做文章。这“形式”，就这套丛书言，九九归原，还是第一辑出书时交代过的，一个“趣”字。虽然为这一

ABKST  
T  
1  
01

“趣”字，学者们又另有说头，我们且只将功夫放在自己所理解的“寻趣”之上，不细推敲了。

希望很快有另外的五本问世。如是，六十本的《书趣文丛》算是功德圆满。“趣”不“趣”的讨论大概由是可以告一段落。各方面的种种批评指正，谨承教，在此一并谢过。

脉 望

一九九九年

---

● 再见了 白山君 · 目录 ●

---

序言 .....	1
滨德寿司店 .....	5
房东太太 .....	14
打工“大姐” .....	21
三个“工头儿” .....	24
弹子机下的悲剧 .....	31
送报者“言” .....	38
可怜的“造”人身事故者 .....	42
“底层” .....	46
不光彩的裸露 .....	50
平凡人生 .....	57
别一种“苦恼” .....	61
永远都不能脱却的印记 .....	65
小草千千 .....	71

---

● 再见了 白山君

---

附：心的歌吟 .....	77
博士小影 .....	80
寂寞的先生 .....	84
乾嘉为“径”久为“舟” .....	88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	93
“长安一片月” .....	97
永远的“乐天” .....	100
论文初步 .....	104
难以逾越的大家 .....	108
“命名”的思索 .....	115
“到位”的思索 .....	117
“印度情结” .....	119
“忧患意识” .....	121
“理想社会” .....	126
日本企业的“战时体制” .....	129
日本教育的“核心思想” .....	138

日本的“战争遗族会” .....	146
战争赔款的民间索赔 .....	150
顽固的根本太郎 .....	154
不协调的声音 .....	158
读《日本人》和听日本人骂他们的政治家 .....	162
新年的争论（上） .....	167
新年的争论（下） .....	180
再见了 白山君 .....	190



---

## ● 序 言 ●

---

长短不齐的“杂录”三十六则，皆为记叙我滞留日本东京时的所历所感之作。

赴日六载，先是进修留学，后是工作研究，虽然头绪不少，诸事繁复；可说到底不外乎普通事与个人的一孔之见。鸿爪雪泥，固然使人眷恋；可又深知自己的这些东西，既少涉乎宏旨，亦恐不足为旁人道。当然，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归国前，一次与日本朋友的谈话，使我深受刺激；同时也启发我思考更多的问题，以及准备整理杂录。于是，归来稍定，甘冒简陋，把昔日零乱的札记短章，缝补缀连，竟敷衍成篇，记录在案了。这便是眼前的《再见了 白山君——东瀛杂录》。

那次谈话是在我们刚刚接待完几个中国学者之后不久。这位日本朋友是属于那种虽然相知不甚深，但却能使人信赖的人；平时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中国语和中国古代文学，业余时间则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那天的谈话气氛本来是很融洽的，人也显得特别兴奋。可是谈着谈着，这位朋友突然冒出来一句：“你们中国学者，在进行交流的谈话中，假如能少谈些炸弹之类，那就更好了。当然，炸弹的事不是不可以谈；可总谈炸弹，只会招来我们日本人的反感。不能说没完没了吧？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呢？你们总不能置我们于绝地吧！”说完之后，他可能又觉得不大合适，于是急忙道歉，并“顾

左右而言他”；没等我说什么，就赶紧打道回府了。

我知道这位朋友的谈话，主要是针对这次接待中的一次争论而言的。但我没想到，当时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立场上的这位朋友，其实内心深处也是赞同他们同胞的观点。

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凌辱的十五年(从“九·一八”至“八·一五”)，以及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的灾难的五十年，留给中国人民的是太多太多的凄惨与痛苦。而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文学等等，所有这些学科又无不打上鲜明的那一时代的印迹；因此讨论这些学科的具体问题时，就很难避开战争、历史等敏感而尖锐的时代背景。不仅中国人要谈战争、炸弹，日本人谈起来也躲避不了这些问题。他们总说的“战争时期”、“二战”等词汇，不就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吗？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说得，中国人就说不得呢！另外，说实在话，关于中国人谈不谈炸弹之事，日本人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指摘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谈论中国人讲不讲炸弹之事，可惟独日本人不配谈。此中根由是不言自明的。况且，我们之所以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他们的政府自己不谈吗！那样一场空前的劫难，难道真的就想以“对不起”“添麻烦”划上句号？如此这般能算完吗？完得了吗？

五十年前的战争，我们最终是胜利了；可是，我们能说，那样的胜利就可以真正洗刷掉我们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了吗？！所以，我们该说的地方能不说吗？谁又能管得住我们说呢！当然，或许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我们自己

对自己讲！我们要把蒙受的所有奇耻大辱，始终铭记在心，须臾不可以忘记。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过去所遭受的一切耻辱与痛苦当成紧箍咒，戴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而催促我们奋进、日新，真正达到先贤“知耻近乎勇”的遗训之标准。

当然，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身边的日本，这位曾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苦难的近邻！我们应该面对现实！除去情感与激愤之外，我们还需要理性的认识与分析。我们应该作一系列的文章：关于日本人的思想，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的传统与习俗，甚至于他们的起居生活等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认识。只有这样，或许我们才能说对日本有所了解，才能制定出适宜的对策。因为，为了我们民族在下个世纪，以至于下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再有昔日蒙受凌辱悲剧的重演，我们对身边的这块“弹丸之地”是应当有特别充分的认识的。从这个角度讲，我的这位日本朋友的话也有几分道理。除去激情与愤怒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与理性冷静的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既避免悲剧的重演，又可以开启崭新的日月，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落到实处。

归国之后，我的脑海中总出现这样一个念头，这就是套用《怎样管束德国》<sup>①</sup>而来的，即我们应当《怎样管束日本》。当然，今天的世界与几十年

---

① 爱弥儿·路德维格《怎样管束德国》，见安徽人民出版社《傅雷译文集》第十四卷，第六五六页。

---

● 再见了 白山君

---

前相比，绝不可作同日语；但有些问题的内在实质，却依然如故。有鉴于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我们有理由和日本人民一道，制止住新的危险，从而保卫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尤其是想到那些无辜的同胞们的冤魂，我们能有什么不该做、做不到的呢?!

补充一点想法，兼叙为文之由，是以为序。

一九九七年十月初稿

二〇〇〇年十月修改

## 滨德寿司店

---

“滨德寿司店”坐落在东京的繁华街市、并且大公司较为集中的新宿区四谷地带。它背靠着最热闹的中央大道，前斜临一条商业通路，跨在一栋证券交易所大楼旁边突出的二层小楼上。“滨德”的下边一层，是一家专门提供人造冰和毛巾洗涤业务的小店。这家小店的门面极新，但却有些“怯”；“怯”就“怯”在大红大绿上。而“滨德”的门面更新，却显得特别得体；得体就得体在搭配上。门面全用棕色大理石包砌而成，举凡突出的部分，像前檐、门牌、以及所有的装饰类物品，则一律用雕压成鱼虾海藻状的镀金铜板，很是庄重不俗，又恰到好处。飞扬在半空中的“广岛风寿司”的那面幌子，也甚是别致，为它处所罕见。在这崭新而得体的协调中，“滨德”也就更显得引人注目了。说实在话，在东京都内众多的寿司店里边，仅从外表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凤毛麟角；而“滨德”无疑当算其中之一。

“滨德寿司店”的内部装修很是普通，无非雪白的墙壁，用白纸糊成的木格障子，以及亮亮的地板，一如所有的寿司店那样。据施工的装饰设计者讲，他要得就是外面的效果，室内则无须讲究。

“滨德”店内总共三大间、一小间，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

就规模而言可谓是极普通中型店中的小店。三大间房被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较大的主客室，能放七八张不大的矮桌子，客满时挤下三十来人。另一部分又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制作寿司的工作间，一边是进出口。工作间这部分的三边围上稍高的柜台，主人在里边捏制各种寿司，外边的柜台前也能摆下近十个高凳。进出口处则设衣帽柜，摆着一部投币电话；紧贴着衣帽柜有一条小路，路中间有一极小的厕所，由此再往里就是那小间房。小间只有四个半平方，用作灶间和储藏室。“滨德”店内的布局紧凑匀称，所有的房间明亮干净，尤其是露出的部分几乎一尘不染。

“滨德寿司店”的老板姓永田，名德一郎，老家在广岛乡下，故居前有一条小河流过，这就是“滨德”之所以为“滨德”，寿司之所以为广岛特色的根由。日本人常用其名或姓，以及居家特殊的什么标志来命名属于自己的公司、小店；而日语之“风”者，汉语之“特色风味”是也。

永田大约四十六七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长脸，眼睛极小，鼻子尖尖，配上一副精致的细金丝边近视眼镜，显得斯文无力。其实他一点也不斯文，满嘴是俚语荤笑话，力气也大得惊人。由于永田的鼻子、眼睛和嘴过分地集中在一起，于是乎下巴就显得格外突出。从外表上望去，小老板的尊容极似日本补习学校中的私塾先生，而不甚像人们概念中那大砍大杀、宰鱼剥虾的“料理人”。因此，常来滨德吃饭的人，有时戏呼永田为“教授”。小老板听到不急不恼，只是摇着头苦笑，

颇有感触地说：“我要是教授就好了。只可惜我不是教授，我是一条鱼。”

永田的夫人慧子女士，也是广岛人，四十二岁。她小巧玲珑，面如凝脂；虽然五官长得极平常，可凑在一起却显得挺漂亮，不能不算是日本女人中的美人了。老板娘头发不多，因而长年累月都梳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然后再别上艳丽的装饰发卡。她的绰号是“小白虾”，于她来说虽不甚像，但倒是挺恰切寿司店的内容与实际的。

永田夫妇有一子一女，长为男，次为女。老大是东京一所国立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二十一岁。他的身材像父亲、脸像母亲，算是个标致的美男子；据说他在学校颇受女孩子的青睐。老二则相反，身材像母亲、脸却是活脱脱为父亲的翻版。她已连续两年参加高考，不幸都没有考上中意的学校；可她不灰心、不气馁，仍上补习班，继续充电不已，准备接着再战。大概是由于长相的原因吧，永田夫妇也像很多夫妇那样：父亲喜欢女儿，母亲疼爱儿子。永田虽然脾气不好，但从斥责女儿。他对女儿的两次名落孙山，恨得咬牙切齿；可当面依旧好言劝慰，从不说女儿半句。有时夫人同永田开玩笑，总这样说：“你喜欢的宝贝女儿，其实一点儿也不漂亮；我比你女儿漂亮多了，可你对我老是爱搭不理的。早知如此，真应该让你娶个像女儿那样长相的丑媳妇！”

永田比夫人大五岁，按说应当该是他处处让着夫人；可是恰好相反，从来都是他冲着夫人大喊大叫，而夫人却总是抿着

嘴笑，好像没听见似的。客人中有替夫人打抱不平者，很想站出来主持公道。可夫人却说：“我丈夫太累了，应当让他多吼一吼。如果不发泄出来，憋在肚子里，也许还会生麻烦呢。反正大事上他听我的就行了。”听她这么一说，尽管人们不知所谓的“大事”为何物，但大概也就明白了；虽然永田表面上风风火火，可实际上还是夫人当家。我曾看到过一次永田夫人动气，她在地上叫骂犹不解气，竟跳到椅子上大骂。而地板上的永田则禁不住两腿乱打哆嗦，只是把头低下，嘴里一个劲儿地“嗨、嗨”不止。

据永田自己说，他的寿司的制作方法，是得到过广岛某高手的亲炙真传；他的手艺之高，全东京制作广岛风味寿司的人，无有能出其右者。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不过给“滨德”题匾的书法家，到确实是日本书界的名人。然而客人中亦不乏调侃者，他们称那是因为永田给书法家送了整整一年寿司的缘故。还有的说，“滨德”的鱼虾都不算最上乘的，品种不多，味道也未见得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些不满。但他们还是照样来，估计味道未必如抱怨的那样。虽然永田自吹自擂的寿司之高妙与否，我不得而知；但对他同样自夸的“中国料理”，却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他的“杂烩炒”，即把墨斗鱼丝、洋白菜丝、胡萝卜丝、菠菜及黄豆芽爆炒在一起，味臭难嚼，望之食欲全无。每逢食此菜时，我便拧眉不敢下箸。

永田制作寿司，老板娘服务，我作零活，主要是刷碗，整个寿司店就我们三个人。



我的任务很简单，负责盘子、碗的洗涤、擦干，以及餐巾的折叠码放，均是辅助性的。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五时半开始，至晚上十时整结束，计四个半小时。遇到特殊情况，则延长一个或半个小时。这种工作，如果碰到客人来得很多时，一点也不轻松，洗刷不停；从开始到完结，除吃饭时间外，你甭想有一分钟的休息。下班后，腰已经很难直起来了，走路也不会像平时那么轻松。可也有这种时候，整个晚上连个鬼也不来。除去永田皱着眉头抽烟、看电视、摔盆、扔家伙之外，你听不到半点别的声响。与永田相比，倒是老板娘更沉得住气，她依然笑哈哈地看报、抽烟，或者走过来和我闲聊几句。因为她清楚，东京餐饮业收入的大头，是新年前后的“忘年”、“新年”之类的“两会”，以及年中间的奖金月。大约全年收入的一半，都是在这两个“忙季”里抓到的。在这两个“忙季”里，店里天天加班，可依然人满为患，折腾得天翻地覆，把什么剩的、破的都能卖出去。我记得新年前的一个星期里，老板娘跑前跑后、添酒上菜，硬把两双鞋的高跟儿都跑断了。至于平常日子，除去永田中午给人订作盒饭的收入是固定的，其余的都不见得有什么准谱儿；连电话预约来吃饭的，也说不定会爽约。客人来了，自然高兴，“上帝”给送钱来了；客人不来，你也毫无办法，你总不能到“上帝”的口袋里直接去掏吧，只有“守株待兔”。

到“滨德”来吃饭的多为老顾客，许多是附近商社里跑联络公关，或者是推销产品的职员、科长一类的人物，他们手里